

江西文学精品丛书
(第二辑)

YUSHUIZHENGBAI

雨水正白

眼前充斥着一片白光。钟贞刹那迷惑了，明明灯光并不亮，怎么这样刺目？像午夜荒野饥狼对着嚎叫的月光。屋内有股彻骨的寒气，比屋外雨水还冷得多的寒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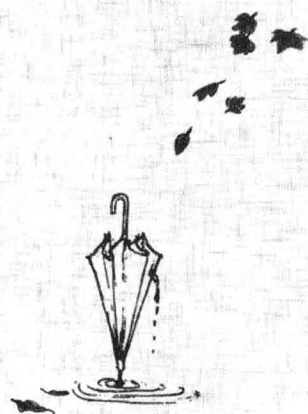
陈蔚文◎著



YUSHUIZHENGBAI

雨水正白

陈蔚文◎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水正白 / 陈蔚文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江西文学精品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5354-6826-0

I. 雨… II. 陈… III.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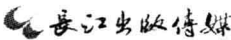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8395 号

责任编辑: 毛娟 池威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力志文化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1 千字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此处，彼处（代序）

博尔赫斯晚年讲：“我们都只读我们喜欢的读物——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

我写出过自己想要写的小说吗，面对这问题，我甚至不能肯定地回答：“写出过！”至少不是全部地写出过。在叙事中，我常偏离初衷，去向另一条似是而非的路途。什么又是初衷？在开始写小说那几年，我感兴趣的小说旨趣包括不可确知的宿命，人生的孤独与虚无，爱的愿景与悖论……后来越写越“现世”，也许某种意义上，“现世”通向“普世”——在那里，容易融入时代，容易被共鸣，容易被主流刊物接受，而如果不与“时代”接榫，小说有可



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私小说”，尽管“内倾化”合乎我的性情，但它有时也恰成局限。

藉小说拉阔视野，关注多元人生，也似一举两得。

问题是，何谓“时代作品”？“时代”是否就等同与时俱进的“关键词”，诸如“下海”“拆迁”“出轨”“移民”……这些元素组装的小说，是否就属“时代文学”？老实说，在铺天盖地的“时代作品”中，我常只看到“时代”，看不见“文学”！也许，称它们为“时代报道”更合适。它们也算对我的提醒，别空谈什么“观照现实”，与其观照道听途说或二手的，并无切肤之感的“宏大现实”，不如先以文学性观照好可感知的自我。凭借优秀的文学性，“自我”亦可通向伟大，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佩索阿、卡内蒂等。

“我从不相信单性繁殖，囿于自我天地的纯洁不是我期望的。当然纯粹客观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陷阱，那不过是一种代孕。”一位作家在访谈中说。

“世界自身遍于我之内外，从不沦于片面”。海很大，并非只有一种采样方式，有时一滴很咸的水足以说出大海。如同聚斯金德笔下的“夏先生”在林中的一声叹息——仅此一声，叹出了人类无以名状的辛苦困境！

好小说无关乎长短规模，无关乎“时代关键词”与“主义”标签。任何文本形式不过是种叙述策略，其表达内容才是核心。有时策略没有坚实内在作为凭依，反成乱码，如“先锋小说”中的主人公说着“非人”的语言，也即“非我”的语言。当一位村姬发出哲学家的追问，当一位路经的民工借用了传教士口吻，“先锋”变形为一幕滑稽情景剧。

好小说只关乎是否质实。即使是只麻雀，但它温热，有颗在小胸脯下跳动的核心——小说的灵在那里！否则即使按一头狮子去架构它

也是徒劳——常常我们会看见一堆企图拼凑成一头狮子的溃散状碎片。

多年前某个深夜，从上海去往雁荡山的火车厢里，我就着不算明亮的床灯读打印纸上的一则小说——王小波的《绿毛水怪》。轮辐绵延的震颤中，一则如此真挚疼痛的爱情！即便小说后半部分读来荒诞抑或穿越，但我无条件地相信小说中的“老陈”所述，相信在他遇到妖妖的那块石头上，有一片刀刻的字迹……这篇小说，它在我的经验之外，同时也在我的经验之内——这内与外原本是可贯通的。好小说就是藉一些看上去的“外”唤起阅读者的“内”。寓重于轻，虚实相生，它把一段在“人”这物种身上可能发生、臻达的爱表达得那样纯粹、沉痛！不是什么大题材，但举重若轻，很轻的两个人物，托举了很重的爱。这爱是隶属日常经验的，是芸芸众生皆可能历经的爱，即便它被王小波涂抹上荒诞色彩。

“可是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编了一个弥天大谎，却硬要别人相信？甚至动手打人！可是我挨了打，我打不过他，被他骑着揍了一顿……世上还有天理吗？”小说调侃式的结尾看似消解了命题的严肃性，实则却以独有的“王小波式”完成了与现实的对接。

想象力是种气质，在有些人身上挥洒自如，可助他们建立一座虚幻但令人信服的国度，对另些人，不具备想象力气质的家伙身上，它却那般别扭，生硬。我属于想象力匮乏的那类写作者，别说一个国度，连一个蜂窝状迷宫都驾驭不了。

比起天马行空的发达想象，我更依赖琐碎、奔实的日常（借用诗人沃尔科特的话撑腰：“一种诚实的写作，范围不应该超出三十平方英里”）。不管“先验”或“超验”多时髦，我只能藉由体验的主观性，而非叙述的主观性展开写作。那种只凭借一堆史料或一则新闻就能造



出部长篇的能力令人望尘莫及！宜于我寻索的方式是于日常中淬取素材，纵向地凿拓（而非横向地盲目扩张）经验之井，使之在某个点与共性经验汇合，涌出井水。

事实上，在那些“超验”背后，我相信它们亦有着与现实的广大接驳处。就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马贡多镇”并未有赖多么过人的想象，它本由拉丁美洲的日常经验衍生而出，只是因为“马贡多镇”的经验太过“陌生化”，以致《百年孤独》被读者们当作了魔幻寓言。

好作品呈现的不管是日常、奇崛甚而荒诞不经，它必然有体温，有痛感和体恤，有通过“彼处”指涉“此处”的现实性。

一切我喜爱的小说，除了文学语言（这二者绝不可分！“语言”本身是文学一部分）魅力外，它们蕴藏着“原点”，那是可轻松逾越“时代关键词”或各种主义，依附于永恒的东西，包含了作家的情怀与价值观。有时这原点甚至不够“逻辑”，完全以作家情感意识作为结构小说的脉络——但它反而是合乎人性的。

书写等同劳作，好小说的出品与匠人活好也无二致，都需下力气，但力气要下对，花许多气力雕刻一件俗不可耐的活儿和写一篇劳己伤人的小说一样，从艺术上都可视作无效劳动，甚至比不劳动还糟，因为这种俗不可耐会影响读者，使他们认为这就是艺术。

力气用对否，关乎境界高下，匠人也正从此中或走向大师，或继续庸碌的匠人生涯。

技艺可通过勤奋砥砺，但审美呢，难的是这个，里头包含了天分或说天意。这“审美”并非字面意义的单向度的“美”，它包括如何用文学消化人性世相的能力！这能力决定着作品格局。“功夫在诗外”是句说滥的老话，但确乎如此！开笔与作者本人必定互印在作品里，一切文字不过是其后那具灵魂的投射。

写小说，尤其是文学范畴的小说，在这时代，未免有些搞行为艺术的意思。有时翻开他人小说，仅仅是那两位数（或以上）的页码已够人心生佩服，想想吧，敲下那么些字在这市声鼓噪的年代已属不易！

写小说所收获的当然也是他者所不能体会，以“梦游”为喻可能不算恰当，但有时写小说的过程，确有梦游之恍惚。从自我的身体与人生出走，进入另一场域，尝试感受与贴合另一种人生。“我分裂，故我在”。随着笔下人物，你历经不止一遍人生，他们的爱、泪水、惶惑、愤怒、绝望、畸零……都附着于你。我所见过的小说家多形貌消瘦，可能因为被若干回人生消耗，难有发福之虞。

有时觉得写小说还因着要释放体内年深日久的某种不安，是的，并非是“不断思索探寻一个可能的爱的救赎”之类。通过写小说，我让主人公替我释放了一些昧暗，一些惶惑，一些无可挽回的挫败，同时小说也替我实现了某些无法实现的东西，譬如时间可向任意方向倾斜，不必卡在现实表盘的某一刻度……

2012年12月



此处，彼处（代序）	/1
悬念	/1
沉默的花朵	/22
烟红如许	/41
春分	/57
雨水正白	/76
征婚	/90
流年	/121
说话	/144
有朋自远方来	/165
老夫妻	/181
葵花开	/200
租房	/225
惊蛰	/261

悬 念

1

9月11日，马韵梅的丈夫唐大年早晨出门后便没再回来。

中午他本和马韵梅在各自单位吃饭，也就没引起马韵梅注意。连单位的人都弄不清他来上过班没有。似乎看见了，又似乎没看见。唐大年的古籍办公室是非外借部，在四楼走廊尽头。

图书馆这样年深月久的地方，记忆本模糊易淆。

直到很晚还不见唐大年回来，马韵梅有些着慌，四处打电话找，都说没见。

唐大年的父母已逝，只有个老姐姐在邻县，马韵梅打了电话去也说不知道。

唐大年在山西念的大学，本地朋友极少，唐大年又是城市中罕见的连传呼都没配的男人，这就使寻找变得格外困难和缺乏头绪。

报案后，警方先调查了当天唐大年日常活动地带的交通情况，未发现重大交通事故，同时也排除了交通肇事匿尸逃跑的可能。此外证实唐大年衣着朴素，骑辆二八“永久”旧车，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引不起不法之徒谋财或绑架的冲动。

遍寻无着后，警方把这事搁下了，有一大摊子绑架勒索杀人强奸总之比不见个人严重得多的刑事案件等着呢！他们告诉马韵梅，再等等吧，指不定他心血来潮上哪儿了，说不定啥时又冒出来了。就算不冒出来也没什么，这种事挺多的，一个人活着活着突然活腻歪了。如果最终确定



不见了，可依法宣告其失踪或死亡。有位参与调查的女警言下之意是，过了法定期限后，马韵梅可以合法地重新寻找另一半。

所有认识唐大年的人都不得其解，一个图书馆的古籍资料员怎会突然像气泡一样蒸发了呢？在此前他没有任何要消失的迹象，刮了胡子，衣裳整洁，眼神平静，不愤世嫉俗，也不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除了偶尔打打太极拳，没参加任何邪教活动。

没有绯闻（排除情杀），没有案底（排除畏罪潜逃），没借高利贷（排除黑道逼债），不收听敌台广播（排除反动势力收买），家族中除他太奶奶得过老年痴呆外精神都正常，唐大年他有什么理由从人群中无故消失了呢？

那么，最大嫌疑是马韵梅与唐大年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他失踪。甚至有人猜疑，是不是马韵梅串通他人制造了这起名义上的失踪？马韵梅在家钢铁厂当过两年化验员，算和化学沾过边。但这种推断很快被推翻了，马韵梅是那种普通安分的女人，不可能是凶案女主角。

还有人无恶毒地猜想，是否唐大年在某些机能上有欠缺，满足不了马韵梅才导致他在压力下出走？这种猜测多少有些阴暗，也毫无根据。那么，是唐大年厌倦了马韵梅又怕离不了所以才消失的？但也有人感到困惑，唐大年至于厌倦到这地步吗？

马韵梅不是那种泼悍女人，不至为了离婚把唐大年逼上绝路。而且唐大年生活里从未见有马韵梅之外的女人，连秘密的蛛丝马迹也未发现——不是受到新情感的撩拨推动，大凡人是不会同现有婚姻断了。但有人说，不声不响的唐大年显然不是一般之人，他念了那么多书，骨子里是个脱离了世俗趣味，追求纯粹的人。

那是什么原因呢，唐大年厌倦了他的生活，去陌生之地重新开始？或者，他厌倦了整个世界，选择了彻底告别？

失踪，这是种介于存在与死亡间的状态，像粒微尘游荡于星际，漫无边际。失踪者的下落，除了他们自己，谁也无从知晓。

• 1915年12月，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英军诺夫列克将军率领的第四军团1000多名士兵，登上山顶并插上国旗。忽然间，空中降下了一片云雾覆盖了山顶，在山下用望远镜观看的土耳其指挥官们惊奇地发现：片刻后，云雾慢慢自空中升起，而山顶上的英军士兵全部消失了！

• 1975年的一天，莫斯科晚21点16分，一列地铁从白俄罗斯站驶向布莱斯诺站。在14分钟的途中，载着满车乘客的地铁忽然失踪。警方对全莫斯科的地铁线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搜索，但始终未发现地铁与乘客踪迹。这列地铁就在轨道线上神奇失踪了。

• 1980年6月，彭加木在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失踪。4次大搜索始终未发现一点线索，最后一次拉网式搜索人数达69人，只在沙漠深处寻找到几架几百年前的马鞍和朽烂的民族式大衣。

既然一个军团、一列地铁乃至一段历史，都可以在眨眼间消失，为什么，唐大年，一个普通的图书馆职工就不能失踪呢？失踪难道不是一个37岁公民的权利吗？

2

人们只是生活多了项谈资而已，而对唐大年结婚四年的妻子马韵梅，她失去的可是整个生活！她先后几次去派出所做笔录，承受着人们各式猜疑与同情——唐大年无论是哪种原因消失的，都是她做妻子的失职与不幸。

马韵梅在所民办大学做会计，工作挺清闲，这就为她翻来覆去想这事儿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而且，她的工作环境也很适合陷入回忆场景，暗红楮木的旧桌子靠窗，窗外，不远处的围墙外是处苗圃。秋天落叶飘拂，玻璃板下唐大年的照片像一块路标，指引着马韵梅向季节深处走去。



她一次次回忆着唐大年最后离开她视线的那一刻。

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天气晴朗。唐大年像往常一样六点半就起了床，穿了件蓝色绒格衬衫，是马韵梅在外贸服装店 30 元钱买的，领口都磨旧了——想到这，马韵梅的心隐隐发痛，后悔自己没多关心唐大年。

唐大年一定是像往常一样去邻近的福山公园了，在床上迷糊着的马韵梅想。

他临走前有没有注视她一眼呢？马韵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回忆在此出现卡带。她觉得唐大年在出卧室时回头看了她一眼，又似乎没有。再往前想，头天晚上她去上电算化会计培训班到十点才回来，唐大年还没睡，在往本子上专注地贴什么——剪贴资料，这是唐大年不多业余爱好中的一项。

她洗洗就上床了。大概快十二点，唐大年才上床，冰凉脚触到马韵梅很快又缩回了，尔后无声无息。

马韵梅开始翻检唐大年的物品，如果少了重要物品说明他是有意失踪的。然而收检时，马韵梅竟一时想不起唐大年有什么私人物品。他的东西似乎很少，只在卧室桌子靠右的几个抽屉放了一些，乱糟糟的，马韵梅从没翻过，她以为自己就这样和唐大年过一辈子了，没什么值得上紧去翻的。

家里存折未少，但也并不能确定唐大年没带钱走。唐大年有时会译些资料稿，奖金他俩也是各自分开用。马韵梅对着存折上不多的存款想起年初两人说好年底买台电脑的。有邻居在阳台上大声喊孩子吃饭，马韵梅想起几次跟唐大年提起要个孩子，他都淡淡的，眼泪从马韵梅心底泛了上来。她和唐大年，是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唐大年是马韵梅大姨同事介绍的，两人同年，马韵梅显着比唐大年老相点。第一次见面两人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媒人都以为没戏了，两人却出人意料地谈下去了。

没有激情，但也不乏和谐，时钟一般稳妥，马韵梅也就知足了。她不喜打扮，对爱情也没有很高的理想，唐大年已经比她想象的丈夫好了，

他脾气温和，做事仔细，讲卫生，就是话少些，钱少些。但换言之，赚钱多的男人又岂是她马韵梅能守住的？韵梅，韵没，也怪自己爹妈取坏了名，女人没一点韵，拿什么守住男人？

现在，马韵梅果然没守住，本指望能倚靠一生的婚姻，因为唐大年的提前退场而无法续演，马韵梅不禁悲从中来。她觉得自己从来都命运不济——曾经她也不甘平庸啊，成绩不差，但一上关键考场就晕，写字手都发抖，预考再好都白搭。每年一到会考她就犯恶心，整晚整晚失眠。考了两年她终于认命进了所普通财校，临毕业学校又不包分配了。

指望谁给她解决工作呢？父亲是会计，母亲是厂办小学教师，亲戚们也都是平头百姓，自家儿女还烦心不过来呢。马韵梅好容易进了家钢铁厂的财务科，不久财务科精减，又把她拨到化验室。取样、冷却、钻样，马韵梅成天在堆试剂瓶中验着钢水的磷硫含量，虽然枯燥，还算安稳，她想就这样一辈子也成。

然后下岗了。

当然，钢铁厂领导考虑得比较细致，没一下子把职工推出去。确切地叫轮岗，一个班组或一个部门每人轮一个月的班，拿一月的工资。打算轮岗的职工要先交几千块集资款，为厂里引进新设备之用，不把厂救活，哪来的岗轮呢？

马韵梅想，上半年班领的还是自个的钱，而且谁知道那几千块还回不回得来？厂子宣告破产容易，撂下一个烂摊子找谁要钱去？

马韵梅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位财校女同学。那同学来自一个小县，长得颇似美人李嘉欣——现代社会对于美人资源一贯不主张浪费，那女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市教委一家下属单位，两年后成了市教委自考办主任的媳妇。

女同学是热心人，对境况不景气外貌又普通的女同学尤其热心。她介绍马韵梅进了现在这所民办大学，待遇虽一般，但总算学以致用又搞回了财务。同学都知道她的工作是那位女同学解决的，聚会时一提起，那位女同学就美而谦逊地笑着摆手，“举手之劳！”有同学夸她热心，她



说，“韵梅啊，她爱人书呆子一个，咱们老同学不帮一把谁帮？再说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马韵梅几次都想辞了这份工作，却终于没有。要那么大志气干什么呢，又不能当饭吃！况且她赚的是自己劳动所得。聚会她去得越来越少，后来几乎不去了。

3

马韵梅曾在财校谈了个朋友，初恋——有多少初恋不糊涂呢？尤其对马韵梅，极少与男人交道的经验，也少有异性关注，突然碰上一个男同学凑近，完全没免疫力，只是耳热心跳。对方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只记得他有头粗硬短发，细眯眼），她被初次的追求搅得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和对方约会，心怦怦跳得快休克，对方还没说什么她已云里雾里。

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似乎从没明晰过。多是什么男人愿和她接近，她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决定权不在她。毕业，对方南下打工去了，没发展出什么名堂，但找了新女友。马韵梅有次和亲戚去深圳，她去找他，解释都没一句，对方神色诧异，像马韵梅是个天真的傻子，像那个什么千里进京寻夫的秦香莲。

在钢铁厂时，别人给她介绍了个机修分厂的车间组长，人挺威武，好运动，常说粗口，她心里有些不满意他的粗鲁，再转念，人挺实在，有技术，男人嘛，说说粗口也难免，有好多知识分子还说呢！谈了半年，这半年中，两人的关系在锻压组长的要求下实质了若干回。

正谈婚事，锻压组长收了个技校实习的女徒弟。女徒弟工人家庭出身，黑皮肤，大胸脯，敢想敢干，浑身一股子母兽的燥热气味。来车间不久，她就对锻压组长表现出莫大热忱，她替他打饭刷鞋，一口一个师傅，又请他看电影。

锻压组长坐进黑乎乎的影院，就有些身不由己了，身旁这么个年轻

女徒弟，还挨一块儿看西部爱情片，简直是在炉子里炼钢啊！锻压组长哪受得住这股炽热考验，早沸腾成钢水了。

锻压组长也是实在人，此后在技术上加倍地言传身教，身教地点很快转移到宿舍床上，两人共同切磋进步。厂子里不少人知道了，马韵梅还有些不信，只当他们是师徒关系而已。

有次晚上，十一二点，她去宿舍找他，敲了好一会门，开了，他俩在里头。电视响着，说是刚才看电视没听见敲门，桌上摊了些零食。马韵梅没说什么，撩开帐子，见枕头下一只热腾腾的黑色胸罩掖着，胸罩尺码令马韵梅自愧弗如。

马韵梅走到女徒弟跟前，“听说奶大的人最容易得乳腺癌！你可要当心呀！”——老实人一怒起来，也有几分恶毒的。

她后来劝解自己：说来他们倒也旗鼓相当，也算成全了他们。不过听说他们还是分了。

遇到唐大年时，马韵梅对命运已没什么幻想，只想本分成个家。这愿望达成，马韵梅暗自松了口气，觉得命运总算还是将她纳入了正常怀抱。不料，终究命运还是个缠乱的线团，手一抽便遇上一个死结。

4

前几个抽屉都是票证杂物之类，在最下一个抽屉里翻出了唐大年的若干本剪报本，剪报本上不少是关于科技方面的信息。唐大年是个忠诚的科学爱好者，再确切点，用如今的话说，他是位冷知识爱好者。

这些信息在马韵梅以前看来枯燥无比，可现在成了感应唐大年的媒介，马韵梅一则则看得十分用心。她觉得唐大年之所以会把它剪下粘贴好，上面就一定存留有某种和他有关的讯息，它们也就成为走近唐大年的凭据。本子上最后一则粘贴如下：

• 1924年，埃德温·哈勃首次发现银河系外还有星系；1931



年，埃内斯特·劳伦斯发明了用以研究加速后的原子颗粒行为的回旋加速器。

• 1953年，英国著名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他从细胞核中发现了决定生命遗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分子结构，破译了人类和动植物的遗传密码。

马韵梅发挥了种种想象，都不明白这些信息和他的失踪有什么必然联系，除了增长些记不住的科普知识外，她心下一片茫然——婚姻绝不是走近一个人的凭借，它甚至会像漩涡中制造的离心力，使两人隔得愈远。

她本为了解他了：他喜欢清淡食物，像老人那样爱吃糯米类的甜点，比如“橘红糕”，隔阵会买一次；他对衣物不讲究，可内裤一定要棉布平角；他肠胃不好，一天上几次厕所，还常便秘；每当便秘严重，他会煮些香菇蒂，也就是晒干的香菇把子，加点冰糖熬水，对便秘颇有效，是同学父亲以前教他的；他晚上老磨牙，吭哧吭哧，很激烈——那种时候，唐大年正梦见自己的上下牙紧紧咬合一起，无法遏制的巨大力量使它们愈咬愈紧，牙齿碎片迸得他口腔充满血腥味。他想中止这可怕的咬合，但那外来的操纵着他口腔的力量如此巨大！完全不受控，直至整个牙床松动！

唐大年对马韵梅苦恼地说起过几次这梦。马韵梅为此去打听了个治磨牙的方子，说用灯芯草蒸肉，唐大年吃了几次，似乎有点效果，但不太明显。他不再吃，觉得在吃枕席。马韵梅劝他再试段时间。但他不肯，说磨牙因梦而起，这方子也许治单纯性磨牙有效，对治疗做梦未见得有效。

除了这些日常具体的事之外，她对他还了解多少？她竟一时也说不上更多。

她生怕被自己推翻似的，匆忙而坚定地先下了个定论：唐大年一定还活着，活在世上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